



金字塔前留个影

埃及见闻

文图/ 刘 枫

建在塔上的城市

人与大山的对话,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人与历史的对话,能听到回音么?

在七千年的文明古国——埃及,我们听到了。

太阳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古老象形字、神秘木乃伊、法老墓葬群、努比亚村庄等,这一切,使人们看到了埃及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听到了久远的历史回音……

2005年11月3日,“中国新闻代表团”一行14人,乘坐土耳其国际航班,在伊斯坦布尔作短暂停留后,乘飞机来到横跨非亚两大洲的“沙漠之国”——埃及。

埃及地理位置非常独特,且十分重要,它横跨非亚两大洲,位于非、亚、欧三大洲交界处。埃及国土面积为一百余万平方公里,其中适宜于人类居住的与

可耕种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4%,其余均为沙漠,可谓名副其实的沙漠大国。

11月5日,我们一来到首都开罗,就被这座神秘的城市所吸引,乘坐在大巴上向窗外看,眼前不停地闪过拉美西斯二世石像和方尖碑,让人顿感回到古埃及法老时代。一座座清真寺的尖塔如火箭似矗立其间,到处洋溢着伊斯兰情调;尼罗河像一条绿色的带子从城中蜿蜒而过,远处的沙漠上三角形金字塔忽隐忽现;一辆辆汽车犹如长蛇,穿梭游弋在马路上;身着阿拉伯长袍的男子,匆匆从女明星超大头像的广告牌前走过。古与今、新与旧、贫与富,东方文明与西方文化,全都刻在这座城市的脸上。

开罗素有“一千座尖塔城市”的雅号。这里的尖塔与我国的宝塔不同,是指召唤穆斯林去祷告的宣礼塔,也叫“传音塔”。开罗到底有没有一千座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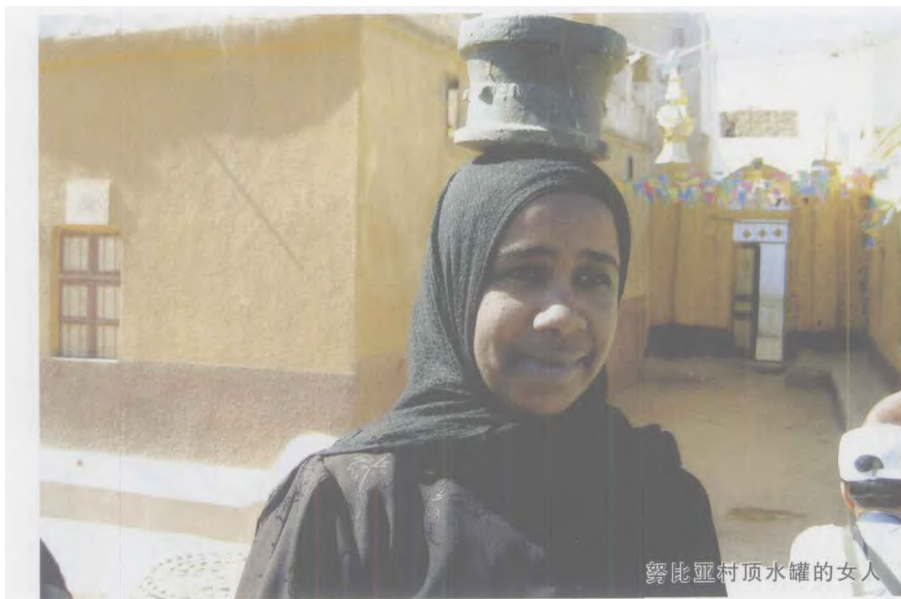
塔,至今仍无确切的统计,一般估计有三四百座。宣礼塔是清真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塔的上面都安装了现代化的扩音设备。

每天清晨5时许,一阵清脆、洪亮、拖着长调的祷告声,便从四面八方的宣礼塔传来,顿时宁静的天空就被撕破了。我们在埃及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会被这声音叫醒。

除了具有尖塔的清真寺,最能代表埃及的还有西郊吉萨高地三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它是每个来访者的必游之地。

那天中午,我们乘车从开罗市中心出发,跨过尼罗河大桥,先是往西行了几里,然后汽车爬上坡,向左一拐,一座“大山”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就是闻名遐迩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首——胡夫大金字塔。

虽然时值深秋,依然是热浪滚滚,



婆比亚村顶水罐的女人



红海扬帆

火辣辣的非洲阳光泻在光秃秃的地面上,白茫茫地耀眼。汽车绕过金字塔,折向东,走过一处平地,我们看到了最具震撼力的一组画面:三座巍峨的金字塔排列成一条斜线,它们便是最著名的吉萨高地上的祖孙三代三座金字塔——胡夫、哈夫拉、孟卡乌拉金字塔和哈夫拉狮身人面像。站在它们的脚下,我们抬头仰望,蓝天白云间三座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遥相呼应,互为衬托,构成了一幅古埃及文明最有代表性的画卷。

黑夜降临,一场别开生面的金字塔之夜“声与光”的表演开始了。天幕上,忽然一束光映红了狮身人面像,一个悠远低沉的声音传来,这个沉默了几千年的狮身人面像仿佛复活了,讲述着古埃及灿烂的历史、金字塔的秘密和自己神秘的身世。顷刻间,人们好象穿越时空,回到了几千年前的法老时代,眼前浮现出当年的景象:毒烈的阳光下,奴隶们赤身露体,有的用铜凿、木楔采石,有的在修路、运石,还有的抬着刚刚倒下的同伴的尸体向沙漠走去……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吉萨高地以南25公里的沙漠上,那座天然的“金字塔”,坐落在一片不毛的丘陵上,与尼罗河相对。自第三王朝始,这里被各朝法老视为风水宝地,许多王族、宠臣的陵墓都建在它的下面。

在开罗呆上几天,我们便发现了这

座“建在塔上的城市”还遍布着另外一些“塔”。我们乘车路过西郊,看见在马路的两旁一排排红砖垒砌的楼密密麻麻一幢接一幢,有五六层高,建筑风格是下面大、上面小,似一座座小“金字塔”,大部分楼顶还没盖好或是只盖了一半就住进了人。这里见不到绿色,长期积累的建房废弃物堆在路边,周围是成堆的垃圾,无人过问。导游阿米尔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这是开罗的一道‘风景线’,这些都是房地产商开发的,大多数没有办理正常手续,许多是盖一点,卖一点,卖了钱再盖。像你们中国一样,我们也叫它‘烂尾楼’,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这都是政府官员腐败造成的。这片地方大着呢!”果然,车走了半个小时,还没有看到头。

在埃及的最后一天,我们登上位于开罗东部的穆卡塔姆山顶,这里雄踞着埃及古代最大的一座塔式建筑,它便是著名的萨拉丁城堡。

城堡的建造者萨拉丁·阿尤布在统治期间,战胜了十字军,收复了耶路撒冷,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英雄而名扬千古。城堡依山而建,高出地面36米,与之紧挨着的是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是东方伊斯兰建筑艺术与欧洲建筑艺术的合璧,它与萨拉丁城堡浑然一体,蔚为壮观。

站在城堡上,登高凭栏远眺开罗全景,一座座尖塔组成了一组组历史的画

面,正在述说着千年兴衰的故事……

“爱及柏图斯”人的闲情

古希腊人称埃及为“爱及柏图斯”,后演变成“埃及”。

11月5日,正逢穆斯林的传统节日“开斋节”,在埃及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到善良、热情、悠闲的埃及人。

汉·赫利利“巴扎”,是开罗最大的市场。市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多是当地的产品像铜盘、大理石雕塑、香料等。埃及小吃比比皆是,烤牛羊肉香味扑鼻。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常见一个男人领着三四个女人和一群孩子,全家围坐在一起吃肉。见到我们,不少人就会热情地用汉语向我们打招呼:“你好!”并邀请我们一起入席,这么多的人会讲汉语,这让我们又好奇、又感动。

导游阿米尔告诉我们,中国人在埃及是最受欢迎的,中埃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据说,埃及托罗密王朝末代女王、被称为“埃及艳后”的古里奥巴特拉(公元前69年——公元前30年),曾穿过中国的丝绸服装。

小摊上到处摆的是精美的瓷器工艺品,这都是很久以前从中国传来的,埃及人称瓷器为“西尼”,意为“中国的”。中国的瓷器大约于9世纪传入埃及。在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共发掘出中国瓷片2·2万件,数量大且品种多。到10世纪时,埃及手工艺者开始大量仿造中国



瓷器。

漫步在老城区街道上,我们常常看到四五个男子围坐在咖啡馆内,中间放着一个一米高的烛台式水烟筒,每人手里拿着一根长蛇似的简管,你一口,我一口,悠悠地抽着,缕缕的青烟从嘴唇中慢慢喷出。烟筒顶部的圆盘里闪着火光,而中间的玻璃球内不时地发出“咕嘟咕嘟”的水声。这就是著名的阿拉伯水烟筒,是埃及人传统的消遣与休闲方式。

我们仔细观察,烟民们边抽边喝着红茶或咖啡,往往一泡几个小时,但奇怪的是,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海阔天空地侃大山,而是很少用言语交流,只静静地品尝着,仿佛一切烦恼都从那淡淡烟雾中散尽……这样生动的画面怎能放过,同行们举起照相机、摄像机一顿狂拍。

如果说城里人的悠闲丰富多彩的话,那么,乡下人的闲情则别有一番情趣。

那天下午,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阿斯旺,我们登上一艘小帆船,拉起风帆靠风力在尼罗河游荡,半个小时后飘到对岸的阿斯旺西村。这里是努比亚人的村落。

努比亚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埃及的许多风俗都来自努比亚人,他们至今仍延续着一些古埃及法老时代的风俗。过去,努比亚人生活在从阿斯旺到喀土穆之间的大片土地上,上世纪60年代,在纳赛尔湖将大部分努比亚人的家园淹没后,许多努比亚人移

居到了阿斯旺、库穆布以及苏丹。尽管如此,努比亚人还是保留着他们独特的传统、建筑和语言。

小村庄一片宁静,像是一幅活动的风景画:蔚蓝色的尼罗河畔,挺立着高大的椰枣树,绿油油的庄稼正等待着收割,一群穿黑衣的蒙面女人顶着水罐、抱着孩子正从村里走出。村口,一口古老的水井旁,三间土胚房隐在椰枣树下,两头小毛驴甩着尾巴低头吃草。几个黝黑皮肤、大眼睛的孩子正在嘻闹,见到我们后跑了过来,我们给了他们几块糖,小家伙们高兴得露出了白白的牙齿,领着我们进村。一位头围黑纱、身着绿衣的少女,从椰枣树下闪了出来,尽管黑纱遮面,仍蒙不住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她朝我们回眸一笑,那神情摄人魂魄,不知谁惊呼“努比亚之花”!代表团里的摄影家们,怎能轻易放过这埃及美女!

我们硬着头皮敲开了这家的门,出来了一位缠头、留胡子、穿长袍的中年男子,听说我们从中国来,主人立即友好地请我们进了院子。原来他叫亚海雅,是村里的大户人家,他有三个妹妹,刚才的那个美丽少女是家中最小的,名叫莫娜。当他明白我们想要和他的漂亮妹妹照相时,他大方地主动做工作,把躲进闺房里的妹妹劝了出来。莫娜轻轻打开蒙在脸上的面纱,露出那张天然美丽的脸:弯月般浓浓的眉毛下,闪烁着清澈的大眼睛;微微翘起的鼻子下,是那多情的红唇。她

的那双手也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只见她的手背上涂满了用“黑娜”(一种植物,嫩枝和树叶烘干后磨成粉可作染料)绘制的精美图案。莫娜如海伦降生,让我们一阵头晕目眩。

大伙拿起“长枪短炮”,噼里啪啦拍个不停,莫娜则羞涩地靠在门边微笑着面对镜头。

突然,不远处传来了欢乐的鼓声和歌声,原来是这个村子正在嫁姑娘,我们乐得跑去凑热闹。只见新郎带着一帮年轻人,来到新娘家的门前,男女青年分别围成两个半圆形,乐手敲起手鼓,人们跳起传统的努比亚舞蹈。我们也被邀请进来,踏着欢快的鼓点手舞足蹈,尽情享受从未有过的快乐。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在妇女们的欢呼声中,新郎家的女眷们从骆驼背囊里取出新郎给岳母、大姨子、小姨子的衣服、香料等礼物。

夜幕降临,一阵古老的宗教歌声响起,人们陪伴新郎到新娘房间。新郎用剑击门三次,进入房内撩开新娘的面纱,用手抚摸她的前额。有意思的是当晚这对新人并不同房,新娘与自己的姐妹歇宿,新郎则与好友过夜。

亚海雅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每天清晨新郎要到尼罗河边祈求苍天保佑,并带回绿叶植物。有时新娘也一同去,两人捧起双手,众人将小麦倒入新郎手中,小麦从新郎的手中流入到新娘的脚,

在地上形成小堆,象征着五谷丰登、吉祥如意。

努比亚人的婚礼要持续40天,“40”是法老时代传下来的吉祥数字。这40天里,村里天天都像过节一样,人人都悠哉悠哉地过日子。几千年过去了,努比亚人的这种习惯从未改变过。

旅游业——“发展的火车头”

金秋,是埃及旅游的黄金季节。

尼罗河西岸的吉萨金字塔区,是世界上最热门的旅游景点。

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身着各式服装,说着不同的语言,手拿照相机、摄像机,纷纷猎取那最有意义的瞬间,留下终身难忘的纪念。在一群群金发碧眼的欧洲人中,我们这群黑头发、黑眼睛的人夹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

在金字塔脚下的岩石广场上,身穿阿拉伯长袍的埃及人,手牵着骆驼、毛驴,招揽游客乘骑和摄影。旁边是一溜摆地摊的小商贩,有卖小金字塔、非洲面具的,也有兜售印有埃及古老文字的T恤衫的,还有的捧着旅游工艺品追着游客,叫卖着:“弯刀朗”(1美元)。

埃及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古代文明令人神往,除金字塔外,还有风光旖旎的尼罗河、国际水道苏伊士运河、风景绮丽的地中海海滨、阳光明媚的西奈半岛、奇妙的红海海底世界等。

埃及位于非、亚、欧三洲交界处,邻近富裕的欧洲和海湾诸国,国内外交通十分便利,所有的一切为埃及发展旅游

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它成为中东和非洲最重要的旅游国家。埃及的旅游业与石油工业、侨汇、苏伊士运河并称为“四大经济”支柱。

11月9日,在埃及国家旅游部,我们采访了副部长艾合买提·克哈德。他告诉我们,旅游业是埃及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它的收入已经超过其它“支柱”。到2004年,国外游客已达800万,今年有可能突破1000万,他们中70%来自欧洲。2004年,旅游收入63亿美元,占全国GDP的7%;旅游从业人员210万,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0%。

说起中国,艾合买提·克哈德有些兴奋:2001年,中国开放对埃及的旅游,成为第17个向埃及开放旅游的国家。由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近几年来,到埃及的中国游客不断地增加。2001年是一万多人,到了2004年,突破三万人。中国旅游市场潜力巨大,今年,埃及积极与中国旅游部门合作,共同组织了一些推介活动。明年是中埃建交50周年,这将会给埃及的旅游业带来更大的机遇,中埃已经合作开发了一些旅游项目。

作为旅游大国,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协调发展?我们在埃及找到了答案。

在阿斯旺我们乘船登上了最负盛名的费来神庙。以前,这座神庙坐落在“浪漫之岛”的费来岛上,因而得名。费来岛位于阿斯旺高坝以南三千米的地方,岛上最古老的建筑是第三十王朝尼赫坦布一世为祭祀爱神哈特普尔与伊齐丝女神

而建的神庙。神庙的东西各建了一个柱廊,柱头装饰着爱神像。庙里供奉着伊齐丝女神及其子荷拉斯的神像,庙的正面绘着托勒密十一世杀戮敌人的场面。

阿斯旺高坝建成后,尼罗河被挡在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纳赛尔水库内,费来岛被淹。埃及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支持下,利用当今最先进的科技,将被淹的神庙电割成四万块巨石,运至500米外的阿基利卡岛上,然后按原貌组合。整个工程耗资3000万美元,可想而知,能把整座神庙搬来,这项浩大工程足能与古埃及金字塔相媲美。

岛上游人并不多,导游阿米尔告诉我们,这个点的游客人数是控制的,政府对一些著名景点,采取限制游客进入的方式进行保护。

除了这些古代建筑外,流传下来的人文资源,也是埃及旅游的一大特色。

11月7日,我们登上艾丽斯女王号四星级的游轮,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狂欢夜。入夜,尼罗河两岸灯火通明,一艘艘豪华游轮上的灯光,像一串串挂上节日灯笼的楼房,把黑黢黢的河水映照得五彩缤纷。

7时整,船上的全部游客——德国旅游团和中国新闻代表团的几十名游客,乔装打扮后来到了设在四楼的大厅,一时间分不出谁是谁。我将两条丝巾做了面纱和长裙,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伊斯兰风情;北京青年报的小刘,戴着一顶亮闪闪的彩珠帽,身着露背的鲜艳服装,像是埃及“艳后”;黑龙江日报的高副总最有创意,竟然将浴巾做成了阿拉伯大帽子;湖北日报的雷总带着非洲“鬼脸”,也混进人群中。再看那边德国旅游团的游客,全部清一色的阿拉伯人的打扮。“化装舞会”开始了,随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大家忘我地跳着阿拉伯舞、迪斯科,还有叫不出名字的舞,两个团的游客跳着跳着就合在一起围成了一个圈,直到努比亚人的出现。

手鼓响起,五位身着鲜艳民族服装、头戴小花帽的努比亚民间艺人,来到我们的化装舞会上。只见他们有拉的,有唱的,还有跳的,随着鼓点和阿拉伯曲调,张开双手,摆动腰胯,动作轻松活泼、欢乐明快。



埃及边境

突然,一位身材高挑、面貌清秀、男扮女装、身着红衣的舞者,一阵风似地旋了进来,他脚步轻盈地在舞池中旋转着,那长裙像一朵盛开的莲花,令我们眼花缭乱。随着音乐旋律的加快,乐声开始粗犷,他脚下的舞步随之加速。蓦地,乐声嘎然而止,他弯下腰后一亮相,立即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们完全被这迷人的民间舞蹈征服了。

埃及旅游业面临的重大威胁,是来自伊斯兰极端分子袭击外国游客的恐怖事件。因此,埃及发展旅游业,把保护游客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艾合买提·克哈德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重申了这一点。

正如他所说,我们在埃及的一周时间里,不论是住宾馆、坐长途车,还是上景点、下城区,一直都有荷枪实弹的军警保护,最多时军警人数达到8个,甚至有时还是警车“押送”。享受这么高的“待遇”,在埃及“中国新闻代表团”的成员们都感到很安全。

千年纸草纸的“复活”

11月9日,在开罗尼罗河边的“拉加卜博士博物馆”,我们“中国新闻代表团”成员,见到了5000多年前世界上最古老的纸草纸。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距今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令人惊叹的是,埃及的纸草纸比中国的造纸术早了2000多年。

一进到博物馆二楼的展厅,我们就会被墙上玻璃框内陈列的五彩缤纷的各种纸草纸画所吸引,这些画的内容有古埃及的壁画与象形文字,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生活,还有埃及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再仔细一瞧,才发现原来这些文字和画,是描绘在一种植物做的“纸草纸”上的。这种纸草纸呈淡黄色,透过光可以依稀看到它的茎,具有天然、古朴的风格,纸与画浑然一体,质与形独具特色。

通过介绍,我们了解到:纸草纸的原料为纸草,纸草是一种古老的水生植物,属多年生绿色的长杆草本,丛生于池塘或沼泽地淤泥中,切茎繁殖。根部有五六片的鳞状嫩叶,茎高三四米,茎端为细长的针叶,四散如蒲公英。

古代,在尼罗河河谷,尤其是在下游三角洲的大片沼泽地,纸草丛生。它的用途十分广泛,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水面下的白茎,类似我国产的茭白,可供食用;绿茎可用来盖草屋、造船,还可编草席、草鞋等日常生活用品。但是,它的最大用途还是在于造纸,故古汉语将其译为“纸草”。

纸草的发明,取代了木头、石块、陶片,成为古代重要的书写材料和出口物资。古希腊就普遍使用这种纸。据了解,迄今发现的用古埃及文字、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阿拉伯文等书写的纸草纸文献,约10万张之多。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古代的法律、宗教铭文、天文地理、文学作品等,是了解古代社会极其珍贵的资料。

到九世纪或十世纪,中国的造纸术传入埃及。由于中国的纸具有原料广、成本低、产量大、售价便宜、携带方便等优点,渐渐挤掉了纸草纸市场。纸草和纸草纸从此衰落,直至消声匿迹。

那么,这个失传了几千年的纸草纸是如何“复活”的?在拉加卜博士博物馆,我们听到了有关纸草纸“复活”的一个动人故事,而且它还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走进另一间展厅,挂在中央的那巨幅照片,吸引了我们所有的目光,令每个人感到亲切和激动。因为,我们看到了一张最想念、最熟悉的面孔:毛泽东与一位埃及白发老人的合影,旁边的那张合影上还有周恩来的题词。

原来与毛泽东在一起的这位老人,就是古埃及纸草纸的发掘者哈桑·拉加卜博士。拉加卜博士生于亚历山大,毕业于开罗大学电气工程系,二战中投笔从戎,战后参加1952年的埃及革命,革命成功后出任国防部少将次长,后被纳赛尔任命为首任驻华大使。

拉加卜在华任职期间,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与周恩来等我国领导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为了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参观了中国的造纸厂,受到启发后,回国开始研究埃及失传千余年的纸草纸。他沿着尼罗河寻找,终于在苏丹南部找到纸草,并将它移植到开罗的尼罗河畔。随后,他又进一步研究纸草纸的

生产,并生产出与古埃及纸草纸一模一样的产品,获得种植、加工、生产的专利,并在法国荣获纸草纸研究的博士学位。这个故事令我们很受感动,也使我们对纸草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它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博物馆的一层为操作间,专门用作向游客介绍如何造纸。一位年轻人站在操作台前向游客介绍,我们好奇地围了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生怕漏掉一个细节。墙边堆着一捆绿色的纸草植物,那年轻人从中抽出几根,熟练地用刀片将其茎髓割成薄片后,用木碾像擀面似地滚动压实,以增加其韧性,然后浸泡在缸里,除去糖份。十几分钟后,他取出泡好的茎髓,放在一块白布上,又在下面垫了一块细毛毡。接着,他又仔细地将一条条髓片整齐地铺成一块“方手绢”,再盖上一层白布和毛毡,最后放进压榨机里冷压,不一会取出了一张湿漉漉的发黄的“方巾纸”。年轻人告诉我们,这样冷压四五天后,再经过自然晾干,纸草纸就“诞生”了。我们无不惊叹这“复活”的古埃及文明。

旁边的一间工作室里,几个纸草纸画艺术家正在设计图案,工人们又将这些图案印在纸草纸上,年轻的姑娘们坐成一排,正在一笔一划地向印有图案的纸草纸涂色。

眼前的这幅纸草纸画,让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心动。这幅取名为《生命之树》的作品抓人眼球,浅黄色底子上有棵枝繁叶茂的树,上面落着5只七彩鸟。其创作灵感来自古埃及的传说:这5只鸟分别代表着人的幼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据说,这是古埃及人最为推崇的一幅画,它常常出现在古代王宫的壁画中。

如今,埃及的纸草纸画自然、古朴、独具特色,浓缩着古埃及的历史,散发着古埃及的文明,再加上它携带方便,是最受外国旅客欢迎的旅游产品之一,其知名度不亚于埃及金字塔。

由于拉加卜博士为恢复失传千年的纸草纸、发扬和传播古埃及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多次获得国家授予的荣誉勋章。因此,他也成为埃及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责编:柴燕